

憲

章

錄

三

憲章錄卷第五

洪武九年丙辰
至十年丁巳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
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 命湯和傅友德
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二月 定諸王公主歲
供之數 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
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
瘞其地 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
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
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

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 壬申

太白晝見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

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稅糧其覈
出欺隱及應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夏四月

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
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統綺但貴磁
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五月 上御

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
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
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

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
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復命宋濂
爲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官
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
若不爲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
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
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 時宋濂爲
翰林學士承旨有寧海方孝孺從游濂大奇之 詔
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
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

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灃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澹之雄故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

竹木代之費省而利博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

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

爲銘於荀虛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搖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

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召岐寧衛經歷熊

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要刼死之鼎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旣而爲晉王傳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謫改岐寧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唯農最苦可以重歛爲哉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祔祭于功臣之次 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

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誅無賴其被誣者釋之 八月 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叅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姑宥之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闔官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咎姦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

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
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
馭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
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
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
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
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
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是月
皇太子生子允炆 閏九月 以五星紊度日月相
刑詔求直言 淮安海州學正曾秉正上脩德弭災

疏 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 罷弘文館 冬

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

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
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
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
以私意亂之况始末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
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
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
九十有三條 甲戌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
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

正間嘗入塲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
遂入山不出值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
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蘆葦下御史楊通
廉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
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上
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
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
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
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
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

間尚有不廸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
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
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
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
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
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
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
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
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

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
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
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
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
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爲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
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
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
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詔
宋濂致仕先是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
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十二月

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

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

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
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
此詆謗罪當誅上笞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
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
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旣行而又有相
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
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
圖客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

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勅
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
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
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
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
人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懾
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
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
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劔削平羣雄
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莫不金魚漏網假息南